

抗到底

第二期

半月刊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元月十六日出版

本刊已依法聲請登記

本期要目

事情要大家作	老舍
詩	馮玉祥
題字	李烈鈞
好樣兒的遊擊隊	老向
軍事勝利的條件	允武
民衆訓練問答	馮玉祥
從西戰場歸來	楊春生
風·雪·西戰場	李代
抗戰與殺菌	向愚
抗戰畫	趙望雲、高龍生、張文元

編輯人 老舍
發行人 君文
通訊處 武昌千家街四七號
發行所 漢口大智路十一號
總經理 華中圖書公司
總店：漢口湖北街
分店：武昌漢陽門街
重慶天生堂街
定價 每期八分 半年九角
全年一元七角

事情要大家作

老舍

所謂「全面抗戰」，並不是一句說着玩的話，而是要每個國民都真刀真槍的往前幹。不幸，在弄慣了「等因奉此」的社會裏，只求話說得好聽，一向是以「說」代替了「作」。結果，半年來的抗戰經過，在一方面有二三十萬血性男兒在沙場爲國流血，在另一方面却有多少多少人袖手旁觀，不動聲色；怎能不打败仗呢？「全面抗戰」儘管喊得山響，怎奈戰爭是真殺真砍的事，空口說白話完全沒用。

目前有句最流行的話：「漢奸真可怕！」這裏面含藏着不少可恥的心理。不錯，漢奸在前綫與後方確是作出許多可恨可殺的事。那麼，我們爲何不說他們「可恨」「可殺」，而單說「可怕」呢？

想想看吧：「可怕」便是漢奸有辦法，我們甘拜下風的表示；也就是漢奸肯幹，而我們不幹的證明。說「恨」與「殺」，須我們發怒與親自動手去收拾他們。我們哪肯多操這個心呢？於是，我們一動不動，大害其怕；漢奸可就得其所哉，爲所欲爲，並不是漢奸有翻江倒海的本領，而是我們替他們鳴鑼清道，所謂增他人銳氣，減自己威風者是也。

漢奸作，我們不作，自然就有高低之分；無論漢奸怎樣愚蠢，既肯作就總可以玩出一些花樣來；無論我們怎麼聰明，既不總是坐以待斃。漢奸之猖獗是我們縱養成的。高低既判，我們就加倍害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事事歸罪於漢奸，也就奸作了廣告與宣傳。

南京圖書館藏

這樣慣了，每一壞事都推到漢奸身上，是漢奸作的也好，反正各有所歸，我們便可以埋起頭去睡覺。都是漢奸，無微不至，無孔不入，我們有什麼辦法呢？『唉，漢奸真可怕！』說罷此言，長嘆一口氣，『完了！』

說句傷心的話：這種怕漢奸的心理不僅給予漢奸以成功的機會，而且教敵人敢放胆的來侵略。敵人之所以敢來橫行者，一因迷信自己的武力，一半也是因自以爲深曉中國人的怕事心理。他的武力無論如何充實，假若我們人人存着必死之心跟他拚，他就得抓抓頭皮想一想。可是，他以『中國通』的資格，看透了我們的一動不如一靜的人生哲理，他幹嗎不事半功倍的幹一下子呢？不過，這究竟有點冒險：萬一這寶沒押對，而我們個個爭先赴難，決不含忽，他豈不騎虎難下，而碰死釘子麼？可憐，我們在過去的半年內，確是不起勁，敢賣命的很多，楞着發呆的可也不少。這就難怪小兒子抿着嘴兒笑了。

那說『漢奸真可怕』的人們，還要有詩爲証，告訴我們：『漢奸有組織呀！』

這話可又說漏了底！漢奸有組織？當然的！在這個年月，事無大小，只要打算作，就得有組織。漢奸有組織纔不算新奇。密探與特務工作，在敵方，是有正規經費與專門人才來維持着的，收買漢奸官有一定的計劃與效用。在軍事上，漢奸與炮火有同樣的力量，並不是隨便的玩玩，以表示花樣多，應有盡有。因此，說『漢奸有組織』的人不外乎：（一）根本沒想到凡事都應有組織，所以一聽說漢奸有系屬與聯絡，就覺得驚異，好像聽了個鬧鬼的笑話似的；（二）漢奸既有組織，就只好承認這是一種不可侮的勢力：他們殺人放火是理之當然，我們自應肅靜迴避！此二者，一無知，一怕事；總起來說，都是漢奸的助手。設若多想上一想，即馬上看出：漢奸之有組織，正因我們自己毫無組織；於是漢奸便水到渠成，而我們束手無策。漢奸組織如何嚴密，須與我們民衆組織作個比較，乃見上下；設若我們長期發呆，清靜無爲，則我們的力量永等於零，而漢奸的厲害便成爲絕對的了。我們的軍民不相往來，而敵軍與漢奸却切實的合作，我們怎能不頭朝下呢？前此漢奸之成功，實因我們平日沒有組織之故；此後漢奸是否變本加厲，全視我們大家能否改守爲攻。不幸，此後若還只聽到漢奸的引敵入室，而我們却沒有防患除奸的表現，那就真可怕了！再說，漢奸本是中國人，既能被敵人利用，怎能不回頭來爲我們自己用呢？這就在乎我們自己須先有辦法，而後纔能對付漢奸：可以利誘，則利誘之；應當剪除，就乾脆殺掉。以我們的力量抵住他們的力量；以我們的策略破壞他們的陰謀，他們既非金身羅漢，就會失敗，就會畏懼，就會解體。反之，我們只知害怕，已成怯胎，漢奸爲何不可以含點便宜，而作壞蛋呢？怯胎與壞蛋相去固不甚遠，分別只在『不作』與『作的不對』之間，其不愛國則一也。那麼，漢奸爲何不露一手兒，既知道我們是連手也不想動一動的。

這篇小文並非要討論漢奸問題，而是借此設喻，指明初期抗戰的失敗並不在力量單薄，而是在根本沒有把力量拿出來。不動手，手就等於白長；既已無手，則危患在前，只有顛抖而已。國民的怕事心理自然不是由某個單獨的原因養成的，過去的哲學，政治，倫理等等都負着使國民呆如木鷄的責任。今日設若仍不活動，恐怕就要追悔不及，永成木鷄了。在上的應給人民以動的機會，在下的要各個人拿出力氣來；亡國不便包辦，救國人人有責；事情要大家作呀！

丁樹本

馮玉祥

可敬的丁樹本先生，
真心愛國有神勇；
克復南樂與清豐城，
指揮如意士聽命。

◎ ◎ ◎
先生出身一火夫，
一級一級升上去；
發憤讀書志竟成，
目兵漸漸升書記；

◎ ◎ ◎
先生成功有來由，
甘心吃苦，特別賣力氣。

◎ ◎ ◎
能武能文有用材，
離了軍營作知縣。
後來又作行政員，

到處忠貞紆民難；
訓練壯丁辦民團，
守土衛國把功建；
帶領民軍有三千，
收復失地都勇敢；
除弊安民平日功，
如今證明沒白幹。

◎ ◎ ◎
文和武本分不開，
官與民衆宜相愛；
若是上下成一心，
必能苦幹無懈怠。
官吏人人似丁公，
國家必強敵必敗！

二七，一，三。

閻錫山談抗戰前途

閻錫山先生謂我失敗總因，爲未能未雨綢繆。然此種之於百年來政治之腐敗。國民黨秉政不久後，雖有準備，但無適當準備。政治既不能現代化，欲求軍事現代化，當然甚難。今後改革辦法，首應求政治現代化，則軍隊自能現代化。果能如此，則寇侵我，適足以助我復興民族。

(廿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掃蕩報)

好樣兒的遊擊隊

老向

提到遊擊隊，令人立刻想到八路軍。的確，八路軍的遊擊戰法，據目睹者言，實在高妙得很！冀察晉綏淪陷以後，北方健兒，愛國志士，集合義軍實行遊擊者，大有人在；真有所樹立，堪與八路軍媲美者亦漸有人。友人某君自北戰場歸來，述及他們那一枝遊擊隊的一切工作，我認爲「是好樣兒的」，有摘要披露藉供參考之價值。

(一) 百姓幫忙功自成

無論是正規軍或遊擊隊，如果得不到百姓的援助，很難取得勝利。過去各戰場上因此而挫敗的不知凡幾。這枝好樣兒的遊擊隊，恰能隨時隨地得到百姓的合作。

去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河北省磁縣的南村，倭寇便衣隊出現了。這個便衣隊是由東北人、蒙古人、朝鮮人和倭寇混合組成的。他們化裝很巧妙，國語很流利，動作極詭密，意在探尋進兵的路線。然而終瞞不過老百姓的眼，老百姓立刻邀來我遊擊隊，把他們迎頭痛擊，殺了個落花流水。一架三八式的機關槍，十枝三八式的步槍，一萬顆子彈，一匹馬，兩箱雜物，算是倭寇的獻禮。這次兩邊的人數不相上下，器械還是敵人的強些。不過敵方組織裏包含多數被壓迫的同胞，誰也不肯死戰；我方俱是誓死報國的志士，又有本地老百姓的種種幫忙，在地利人和上佔絕對的優勢。俗話說得好：「強龍不鬥地頭蛇」，又說：「好漢打不出村」。倭寇愈深入我內地，他的危機愈多。我

們亟應把所有的民衆，都訓練成坐地虎與地頭蛇！

又一天，我遊擊隊正在某鎮上埋鍋造飯，老百姓網送來了一個漢奸，並且斷定倭寇大隊立刻就要來到。因爲他們一清早看見兩個形迹可疑的漢子，只捉了一個，那一個要回去報信。我遊擊隊立刻出動，作成八面埋伏。果然，倭寇貿貿然來。經我們打了個大包圍，五十個倭兵回去了不到一半。我方受傷的三個壯士，老百姓老早就用門板抬到後方去，送水送食的沿途都是。

十一月二日，關師某旅向敵人進攻，和這一枝好樣兒的遊擊隊取得聯絡。某旅擔任攻擊磁縣城與雙廟鎮，由遊擊隊領導的老百姓作嚮導，曾與敵人以重創。同時遊擊隊擔任攻擊光陸鎮與雙廟鎮的敵人，免得他去援救磁縣。結果：一剎那間把鐵道拆毀了一里多，因爲有許多老百姓自動的去幫忙。遊擊隊把預定的任務完成後，老百姓又領他們爬進某寨圍牆，向倭寇駐在的院落內連投十餘彈，炸死倭兵二十多名，還炸毀了軍用車三輛，逼得倭寇不得不退出某寨去。

這枝遊擊隊由三百人，漸次補充，不到三個月，已經有兩千多。老百姓硬是毫不猶疑的幫助他，大小空隙都能予敵人以襲擊，使敵人在這個遊擊區內無法運糧，不敢駐軍。爲什麼老百姓會如此的信賴這枝遊擊隊？換言之，這枝遊擊隊如何能教老百姓這樣信仰？因爲：

(二) 民衆永與愛民者合作

能接近民衆的，民衆自然接近他。能幫助民衆的，民衆自然幫助他。這是真理，不容懷疑。這枝好樣兒的遊擊隊，都是真幹實幹的愛國志士，能以自身的生活方式，感動老百姓；以實際的利益，幫助老百姓；以教育的精神，宣傳老百姓。種莖得莖，結果是老百姓幫助遊擊，實行遊擊。

這枝遊擊隊的基本隊員，是保定一帶的學生，施以訓練，加以組織。訓練期滿之後，每三人組成一個動員民衆的突擊隊。三人中一任政治宣傳，一任軍事訓練，一任交通聯絡。他們分散到民間去，盡量發揮自己的力量。

第一步：突擊隊於工作區域內，分成若干據點。每一據點要成立一個守望中隊。每中隊有三分隊；每分隊有五小隊；每小隊有四個隊員，一位小隊長。

第二步：再聯貫各據點的守望中隊，成立聯莊會。訂立公約，施以公訓，一處有警，各處響應。

第三步：將各中隊裏有抗敵能力，有作戰決心的隊員選拔出

來，加入正式的編制，作爲戰鬥的核心。有事立即作戰，無事勤加鍛鍊與教育。

他們所組織的老百姓，不是抓來的，不是綁來的，是老百姓甘心願意自己投來的。老百姓看突擊隊員真是愛國，真是愛百姓，自然跟隨他們走。

他們突擊隊員徒步走到鄉下去，都是袋中裝着炒米，背上馱着糧食；連煮飯的柴草都是自己去山上或曠野檢來的。他們吃着同鄉民一樣的粗糲，住着破廟或馬棚，穿着破補的衣服。甯可挨餓受凍，一草一木不取擾於民。中華民族特有的謙和，他們永遠保持着。這樣，老百姓覺得這些人不可怕，漸漸覺得他們可親，肯跟他們來往。一有往來，政治宣傳員便有了工作。

空口宣傳，還不能使老百姓受深切的感動。他們硬是找出一般人的需要，設法使他們得到相當的滿足；一般人的痛苦，盡力設法替他解除。例如：在某一區域，民衆對於燃料的缺乏，發生恐慌，因爲怕遭兵拉夫抓車，誰也不敢去運煤。突擊組着準這一點，立刻便保護他們的車輛去煤窖上拉煤。自己陪着時，賠着盤費去爲民衆謀利益，民衆還有不受感動的？等到煤運回來了，民衆立即獻了一些錢，報答這義務的鏢師，這鏢師一不取，始終是白盡義務。然而住處却被逼着由馬棚而遷入客廡，水不必自己挑，飯也無須自己煮，民衆情願來幫忙一切。

老百姓知道有了力量就可以不怕潰兵拉夫，便很容易接受組織與訓練。民衆有了嚴密組織，受過軍事訓練，一部變成遊擊隊的手足，全部都是遊擊隊的耳目。

軍事勝利的條件

尤武

對日抗戰初期，一般人懷着滿腔的熱烈情緒，總以爲我們一定能以堅決的奮鬥，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並能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廣士衆民的條件，使敵人的侵犯難以順利地進展；敵人每進一步，而得到暫時的勝利，必將付以鉅大的代價；戰爭延長的結果，必使他精疲力盡而遭受最後的慘敗。

現在初期作戰已算告一段落，雖然我們勝利的條件依然存在，但是事實已經顯示出來，祇仗着一時衝動的情緒去對付敵人，是不夠的。戰爭已把我們許多的弱點都宣示出來了，這正是事實給我們的教訓，給我們指示了勝利的途徑。對這無數同胞的鮮血換來的教訓，我們要痛切的認識，要誠懇的接受，來進行果敢的改革。這樣，我們纔能够取得最後的勝利，纔能够造成復興民族的新動力與新基礎。一切妥協，苟安，拖延時日以坐待最後勝利的念頭，都是癡人的妄想。

數月以來，我們忠勇的將士，以最堅決的犧牲精神，造成了許多悲壯的事蹟，我們的民衆以最大的忍耐力，甘心爲抗日而忍受一切痛苦；但是我們初期的作戰是失敗了，而且是付了過

這真是一枝好樣兒的遊擊隊！他們知道怎樣得到百姓的幫忙，又知道怎樣幫忙正規的軍隊。收復失地是他們的工作。復興民族是他們知目標！
一九三八年元旦記於武昌。

量的代價。前線上過大的犧牲，後方秩序的紛亂：都表現出我們本身的不健全。過去的弱點若不從速改善，種種不必要的犧牲若還繼續發生，這不但使我們最後的戰勝爲不可能，就是目前的抗戰都會發生問題。因爲這種無力的現象，會引起灰心，喪志，忿激，分化，種種的惡果的。所以重新改造抗戰的組織，使他強固起來，生動起來，實在是國家勝敗興亡的關鍵。

當十六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革命軍的數量，裝備，訓練，都遠不及當時敵方的軍隊。但他們表現了偉大的力量，浩蕩的聲勢。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與其說是軍事上的力量，不如說是政治上的效力。因爲當時總理的三民主義學說，和他所定的恰當政策，深深的激動了處在軍閥統治下的苦悶而沒有出路的全國羣衆，團結了所有的革命勢力。這種銳不可當的信念與活力，加上廣大的羣衆的期待與鼓勵，不但摧毀了中國軍閥的全部精神的武裝，就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亦嚇得目瞪口呆，辟易退讓，不敢較量。這豈是單純軍事所能做到的呢？北伐成

功以後，循環的內戰，許多官吏之驕奢腐敗，貪鄙墮落，對外政策的搖蕩苟安，對內的因循與消極，民生改善既少希望，人民對政府所標榜的三民主義的期待遂冷淡了，政府也就失去了革命力量的支持，和廣大羣衆的擁護。這種中心信仰的名存實亡的落空，就是造成目前抗戰力量渙散脆弱的主因。因爲軍事是政治的力量的表現，戰爭是力量的測驗，若不是從政治上求解決，軍事是無論如何無法挽救的。所以現在最迫切的問題，還不是要加緊抗日的宣傳，因爲民衆反抗外寇侵略的情緒，無論本能的或意識的，都已蘊蓄得極豐富了。但是，如果不把政治機構和對外對內政策，本着三民主義之實在精神徹底改造，要想以「共赴國難」的題目來號召全國，集中人力物力，無論在主觀上或客觀上，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伴着軍事的失利，恐怕反要增加漢奸的活躍。所以現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先從政治上樹立起信仰中心的大纛，則一切的力量，自然會團結到這個旗幟之下。到那時就是以我們現在落伍的武裝，也會發揮他無上的力量。

政治本身既有了鮮明的路線，和堅固的基礎，則一切搖動的思想，渙散的力量，都會凝固起來；一切行動，自然會活潑而有生力；由是軍事才有堅固的基礎，和各方面恆久的支持。我們抗戰的前途，自會獲得決定的勝利。戰爭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尤其是與像日本這樣的強國作戰，更須要動員全部有形無形的力量。過去那樣軍政不一致的狀態，絕不會有勝利可言。

即如以外交來說，其最大的目的，就是伐交伐謀，和取得與國。這對於國家平時的发展，和戰時的勝利，有着決定的作用。但是，因爲我們國策不定，外交一味依違取憐，「敵乎？友乎？」始終仰他人鼻息，沒有自主的答案；所以到現在我們依然是國際上的可憐虫，祇想拿我們這塊肥肉，去引起羣狗搶食的戰爭。這種思想和態度，是多末可憐！如果我們政治有了正確路線，我們就可以本總理大無畏的精神，效法意大利，土耳其復興的先例，確定我們的外交政策了。那時我們軍事就不會孤立，我們將堅持國際動向，而不是望着國際風雲焦急的卜禱。以內政言，假如我們的政治機構確是名符其實的革命政權，我們現在所急籌的財政，人員補充，後方治安，傷兵，難民，交通，以及日益迫切的生活物資問題等等，都會早有了準備，絕不會到了臨時發生措手不及腳亂，或者甚至袖手旁觀，不聞不問的現象。就財政說，我們已有二十年的建設，應當有相當滿意的效果；而我們建設的結果，不過在廣大的小貧大貧之中，擠出若干大富小富而已。我們現在就不講甚麼新的政治理論，只要讀一讀管子孟子諸書，就知道我們的國防準備做的是甚麼成績了。官吏可以發財，且不遑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不可能的。甚至開明的君主專制時代，亦是不許有的現象。由中國經書上所說「伐冰之家，不察於雞豚」一節來說，官吏過着奢侈的生活，而且還可以發財，這絕不會政治修明的。因此這般善於自謀的官吏，不但平時只會弄得

國亂民愁，戰時更不會讓踴躍輸將的民衆去信任他們。關於人員補充上，臨時費了多大的手脚，演出了多少悲劇，造成不少惡果，仍然不能源源補充。看看廣西的成績，就會明白這本不是甚麼難題。其次，漢奸間諜這末猖獗，難民傷兵的到處流離，戰爭持久後，生活物資之困難，都會演成很嚴重的問題。凡此種種，都是與軍事直接間接有重大影響的。所以未來的政治機構，必須要注意到軍與政的一致，而求達到軍民合作的地步。

現在我們再從軍事上檢討我們失敗的原因。第一，我們的軍事沒有在國防上着眼，去領導，去建設。在戰前的德國，對於東普魯士，始終不去開發，任着沼澤森林天然的縱橫着，到底殲滅俄軍侵入的部隊，以少數的兵力，鞏固了東綫的防禦。戰後的蘇聯邊都到莫斯科，國防工業置在烏拉爾一帶，也是有着國防的目的的。我們的國防方針，本來是應當利用我們廣土衆民，去消耗敵人，就是採用亞歷山大戰敗拿破崙的辦法。但是我們一切工商業的根據地，交通的建設，甚至於軍火業，都放在沿海一帶，和其接近的地方。這雖是歷史上的沿襲，但後來又何嘗不是將錯就錯？這豈不是又蹈張氏父子在東北的覆轍？這完全由於祇顧內防，而不顧國防的結果。到現在我們愈退而愈困難，却把一個開發得好好的，建設得好好的後方，送給敵人作侵略我們的根據地了。這種重大的錯誤，不容我們不注意了。

第二，我們軍事上沒有持久的準備。人員補充的情形，前面

已經提到。至於軍火戰具的補充，也始終沒有建立起大的工廠。若說是財政不足，則東北當時以一閉之地，不是也有建設的先例嗎？其次，一部分的辦法當然是購買，儲存，和維持輸入的通路；但是我們購買的飛機軍火，又何嘗建有安全妥當的倉庫？看看這般寶貴軍械存儲情形，再看看鐵道部交通部等公私建築的堂皇偉麗，任何人都有本末倒置之感。至於輸入的通路，在主要海口封鎖後，就已經感到困難了。

第三，軍隊的編制裝備上的缺點。軍隊編制裝備的劃一對於作戰時指揮運用，有很大的價值。我們拿海空軍作比方，就很容易的看出。在負同樣任務的飛機或艦艇，其各個性能必須相差差不多，始能發揮集中的威力。若參差不齊，協同就很困難。甲午之戰，我們海軍噸數威力，皆大過敵人，就因為艦隊種類複雜，反到趕不上敵人的火力，所以遭受了摧毀。現在我們以種種編制裝備不同的隊伍，在同一戰場上作戰，要會減少很多實力的。關於編制裝備之合理化與強化，亦極關重要。就此次戰爭的經驗看，敵人始終係採用戰略的包圍，戰術上的突破方式。我們以數倍兵力，不能抵抗敵人一點的攻擊，同時亦不能攻破敵人一點。這種束手無策的情形，實在是我們失敗的原因。日本在歐戰後，再三縮減其常備師團，以改良其裝備，現在總算收到成效。因為軍隊雖多，要不銳利，就如同刀沒有鋒一樣，不能夠斬截的。我們即或限於財力，不能編成充足的強化部隊，但若完成幾個具有精銳武器部隊，也就可以摧毀敵人

侵略我們所佈置的據點，也可以鞏固我們所須要防禦的要點了。果能如此，則戰爭的形勢，必會與今日有很大的不同。現在我們的部隊，比游擊隊太笨重，比現代的正規軍又太無力了。因此，我們在整理軍隊時，一定先成立幾個攻擊師，然後擴大其數量。其次則通信器材，連絡部隊應該添設。此次作戰，各部隊間，各級司令部間，往往有意無意的失去連繫，以致丟失許多機會，遭受許多意外的損失。欲消息靈通確實，使軍隊之掌握與指揮方便，必須增加通信器材與聯絡人員。

第四，關於軍隊制度上的缺點。我們還不會做到提高士兵地位，解除官兵間封建性的階級，使他們無論在精神上，生活上，都趨於接近。只有這樣做，才可以同甘苦，共生死，上下相信賴，戰相救援，傷相扶持。現在的軍隊，大半官兵之間上下懸隔，前線有「兵不見官」之謠，後方街頭竟發見尋官索餉之招帖。官長則豪奢安逸，士兵則流離辛苦。這樣自然離心離德，上疑下怨，欲其進能死敵，退能不潰，自不可能。又如軍隊中之政治人員，如能確得其選，關於軍，風紀之維持，士氣之振奮，軍心之團結，均有偉大效用；對於素質不良的部隊，尤有防止官兵墮落，化腐朽為神奇之功效。俄法革命時代，能以烏合之衆，戰勝久練之敵，此項人員之功，實不在少。但如官僚化之政治人員，趨利恐後，避害爭先者，自不能勝任。故軍隊政治工作之刷新與加強，更是當前的急務。

第五，現下軍隊之教育訓練情形，尤為戰鬥力薄弱之主因。

腐敗陳舊的方法，不惟使下級官長士兵對於戰鬥技能永無熟練之日，即人的性靈亦將斷喪無餘。因此，多數部隊，一擊便潰；肯耐犧牲者，即為難能可貴，其能人自為戰，以殺敵致果者，真是鳳毛麟角。其原因即以許多部隊的官兵，以操練為混飯手段，毫無防禦國家的責任心，和戰勝敵人之企圖心；官長的知識本已落後，加以軍隊環境，使其不能學，不肯學，只有上下敷衍，以兵為戲。兵器愈複雜，戰術愈進步，其訓練結果亦愈壞。故必厲行軍隊政治工作，淘汰腐朽，遴選新銳幹部，同時以革命精神，新銳的朝氣，去健全幹部教育，然後軍隊教育方能有新氣象，新效率。否則多練一兵，即為敵人多添一新砲靶，多發一新兵器，即多添一種新累贅，甚或資為敵用。教育訓練之革新，亦即完成克敵致勝之要道。

第六，作戰指揮上的缺點。指揮應該統一。統一之道，即在不紊亂系統。現時大病，即高級官每好越級指揮，此或由於不明瞭指揮系統之重要，或由於對指揮官不信任，以致上下猜疑，政令不行，人人徇私，賞罰不公，破壞紀律，紊亂指揮，莫壞於此。前方作戰部隊之指揮不靈，軍紀低落，此亦一因。

第七，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決心處置不堅定，不徹底，互相矛盾，行動不積極。有此數端，所以在精神上，在實質上，皆蒙了重大的損失。當蘆溝橋戰事發生以後，敵人的軍事侵略野心，極為明顯，此時惟有先發制人，可以佔得有利地位。但地方官既為和議的幻想所誤，中央亦似希冀戰事之可以速了，敵

於持久戰的方針下，在不能結束戰局之上海，與敵人交了主力戰，使敵人應用海陸空軍的集中火力，在時日的遷延中，消耗了我們國軍精銳大部，以招致後來的敗退。這都是決心不堅固，方針與處置相矛盾之過失。又戰略戰術在原則上都深戒純守勢的作戰，就是要達持久的目的，也得以不斷的攻勢方可取得。此外，因為我們火力之缺乏，正面作戰亦殊不利，可是我們的作戰方式，恰巧犯了這兩種毛病。就地理上看，我們戰略上的攻勢，只有在北方才有可能，在東南祇可以取守勢。且客觀的環境上，東南地形複雜，便於遊擊，再配合要塞及築成工事，對於持久抗戰，亦頗為有利。祇要不與敵交主力戰，儘可以長期牽制敵人。紅軍以極劣勢兵力，當十倍國軍之進剿，能在東南支持數年，可為有力之憑證。況且敵人今日係在他國作戰，更會增加其困難。至於在北方採取攻勢，固亦難收決定勝利，但如有積極企圖與行動，以強大兵力配合第八路之遊擊隊，在初期作戰很有進展於冀東熱河之可能，則在精神和人員物資之吸收補充上，都於持久抗戰有利。凡此都是受着環境的牽制，使戰略上受了矛盾的運用。至於戰術的缺點，除了消極的守勢和正面戰法，對於現代戰爭所用的疏散隊形，和縱深配備，仍未實際採用，依然用着濃密的一線式，致遭受過重的損失，且攻防均感到脆弱，而沒有韌性。在各線的實戰經過，因為沒有第二線兵團的配置，差不多退却時都陷於潰走狀態，花費許多金錢的國防工事，毫不利用的放棄了。人員軍用品，遭受比

作戰幾次還大的損失。這樣無論由那一方面看，都是與持久不利的。敵人對我作戰，向來採用戰略的包圍（外線作戰），和戰術的突破，我們却缺乏彈性與機動，只有退却，而不能乘機給敵人以打擊，這亦不是持久戰的辦法。這些過去的教訓，對於將來戰略戰術的運用上，會有很大的補助吧！將來第二期作戰，採取何項戰略，尚不可知，但是鞏固西北抗戰力量，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必要。此後如能將軍隊調整就序，與遊擊隊義勇軍適當的配合起來，名符其實的來一個全面抗戰，最後的勝利決定是有把握的。

現在我們國家民族，正處在一種生死興亡的關頭，病不諱醫，方能自治，所以本自我批評的精神，檢討我們過去失敗的原因。我們能像蘇聯，土耳其，和最近的西班牙那樣革新的精神，努力創造新的生命，則轉敗為勝，轉弱為強，是很快就会達到的；若稍存偏安的念頭，再踏歷史上宋明的覆轍，那就不堪設想了。且以上所述過去種種錯誤的起因，都是由於事實上不統一所造成的，現在因為國難嚴重，一切內部障礙都掃除了。祇要政府有決心，有毅力，大刀闊斧去改革，去創造，一定可獲得全國擁護與國際支持。「最後勝利是我們的」，這決不僅只是一個自己安慰自己的口號！

本刊第四期預定為「抗戰通俗文藝專號」，如承惠賜此類稿件，無任歡迎。

民衆訓練問答

馮玉祥

抗日戰爭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既已抱定抗到底的決心，我們就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可是在取得最後勝利以前，還要走很艱苦的一段路程，爲渡過這個難關，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讓每個同胞都起來參加抗日戰爭。

過去五個月抗戰的失利，有一個大原因，就是缺乏老百姓的幫助；引路，挖戰壕，捉漢奸，抬傷兵，報告消息，幫忙運輸，都找不到够用的人去作。今後我們要把全國壯丁，個個訓練成抗日的戰士，這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自然是不成問題的事了。

今天訓練民衆，不在他們能够「敬禮」「稍息」「立正」「看齊」，也不僅要他們能引路，挖戰壕，救護，瞄準，而是要他們曉得每個同胞在抗日戰爭中的任務，他們應該擔負的責任，和他們與軍隊間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因此我就寫了這個六十四條的問答。

爲適合同胞的理解力，這些問答都是通俗而簡短的。希望從事民衆訓練工作的同志們，在每天朝會的時候，要受訓練的同胞逐句回答，越熟越好。因爲這些問答，在同胞們的腦海中，刻畫的越深，就越能使他們作出有力量的行動來。

我願意這些問答不是一本書，而是武裝同胞們的一柄武器！

民衆訓練問答六十四條

第一問：我們爲什麼要和日本打仗？你們知道嗎？

答：知道！因爲日本鬼子強佔我們的土地，殺害我們的人民，搶奪我們的財產，姦淫我們的婦女。還要亡我們的國家，滅我們的種族。

第二問：我們要抵抗日本鬼子，會怎麼樣？

答：日本鬼子一來，我們的糧食就被他們搶去了，我們的牲口就被他們拉跑，連我們的性命都不能保了。

第三問：做工的就怎麼樣呢？

答：我們的工廠不被炸毀也要馬上停工，我們無工可作，不等着餓死，也要被日本鬼子殺死。

第四問：作買賣的就怎麼樣呢？

答：日本鬼子一來，就把我們的貨物全搶走，或者買東西不給錢，我們的生意就得關門，人不餓死，也得被殺死。

第五問：我們還有沒有別的苦受？

答：還有，多的很！我們的父母，伯叔，兄弟，會被殺死

，我們的姊妹，妻子，會受恣淫，日本鬼子還要把我們送到前線去打自己的同胞，去送死，去當炮灰。

第六問：我們的國家要是亡了，我們變成什麼樣的人？

答：國家亡了，我們就是亡國奴。亡國奴就是奴隸，天天替人做苦工，受人欺侮，挨人鞭打腳踢，連牛馬都不如。

第七問：你們知道東北的老百姓受的痛苦嗎？

答：知道。他們過的是地獄的生活，受日本鬼子的虐待。

第八問：你們知道日本鬼子怎麼樣殘殺東北的老百姓嗎？

答：日本鬼子常常活埋東北的老百姓，強迫他們自己挖坑，埋自己人，日本鬼子站在旁邊哈哈大笑，剩下最後一個，就用刺刀把肚皮穿爛。

第九問：還有別的法子沒有？

答：還有「喂狼狗」的辦法，日本軍隊養許多狼狗，養得他會吃人了，就把中國人兩腳綁住，叫狗去咬死。

第十問：還有沒有？

答：還有「倒懸」的辦法，日本鬼子常把中國人的衣服脫光，頭朝下，腳朝上，倒掛在樹上，活活的吊死。

第十一問：還有沒有？

答：還有「投河」的辦法，把同胞裝在麻袋裏，綁在大石頭上，投到河裏，活活的淹死。

第十二問：還有沒有？

答：還有「釘釘子」的辦法，用大洋釘子把中國人的手心和腳心穿透了，釘在牆上，活活的釘死。

第十三問：還有沒有？

答：還有「灌湯」的辦法，把人的腦袋泡在湯裏，活活的灌死。湯是用冷水或開水，有時還用辣椒水或煤油。

第十四問：還有沒有？

答：還有，日本鬼子的方法多的很。有時還用火燒，活活的燒死；有時用電磨，把活人磨成肉漿。

第十五問：你們知道日本鬼子怎樣用酷刑殘害東北的老百姓嗎？

答：日本的酷刑多的很。除了用鞭子抽打，還有刺指甲，割鼻子，挖眼睛，上夾板，各種刑罰。

第十六問：你們知道日本鬼子怎樣強佔東北人民的家產嗎？

答：知道。日本鬼子看誰家有錢，就派人去幫他管家，過些日子，這家的家產就全歸日本鬼子了。

第十七問：農民的田地怎麼樣呢？

答：農民的田地常被日本鬼子強佔去耕種，有時只給一點錢，有時一點也不給。

第十八問：還有更毒辣的法子，你們知道嗎？

答：知道。日本政府常叫日本浪人和朝鮮流氓下鄉去找媳婦，找到有錢人家的姑娘，日本政府就強迫這家招親。日本浪人或朝鮮流氓就成了女家的主人，女家的財產就都歸了他。

第二九問：這是謀財逼婚。還有別的逼婚方法，你們知道嗎？

答：知道。日本鬼子看見好看的姑娘，就對她的父親說：「你的姑娘有福氣，該給老爺當第二房太太」。說了就強娶了去。

第三〇問：不光逼婚，還有強奸的事情，你們知道嗎？

答：這更可恨！許多姑娘都叫日本鬼子糟蹋了。日本軍隊到一個村庄，就逼着村長給找幾十個幾百個年輕的姑娘讓他們的兵去開心。

第三一問：東北的老百姓也能受到一點好處嗎？

答：哪裏還有好處！日本鬼子常在夜裏叫門搜查，門開的慢了，就要打罵。中國人都不敢開門睡覺。日本鬼子說這是好處，叫做「夜不閉戶」。

第三二問：當亡國奴這樣痛苦，還有沒有翻身的日子呢？

答：要是當了亡國奴，就不容易翻身。朝鮮和台灣掙扎了三四十年，還沒有翻身，我們要是當了亡國奴，子子孫孫都得給人家當奴隸。

第三三問：朝鮮人怎麼樣掙扎呢？

答：朝鮮的革命黨，拚着性命來謀獨立，也殺了不少的日本大官，可是到底還沒成功，死的死，逃的逃。

第三四問：台灣又怎麼樣掙扎呢？

答：台灣人民更加可憐，自從割給日本以後，四十年間起過十八次大革命，死了幾十萬人，現在還是受日本鬼

子壓制。

第三五問：爲什麼台灣人民要革命，朝鮮人民要獨立呢？

答：因爲他們的土地叫日本鬼子佔了，財產叫日本鬼子搶了，不革命，不獨立，就都要餓死。

第三六問：台灣人民現在過的什麼樣的生活呢？你們知道嗎？

答：他們許多人都過着「苦力」的生活，他們天天從早到晚給人家當牛馬，還要挨打挨罵。

第三七問：朝鮮人民的生活怎麼樣呢？

答：也是一樣的苦，許多朝鮮人，因爲沒有飯吃，流落到日本去給人家擦皮鞋，還有流落到別的國家去挨餓受凍的。

第三八問：這樣說，當亡國奴，還不如死了好，是不是呢？

答：是的，死了倒痛快。我們願意死，不願意當亡國奴！

第三九問：既然寧死不當亡國奴，現在日本鬼子要滅我們中國，我們該怎麼辦呢？

答：我們要一齊起來，和日本鬼子拚命。

第四〇問：和日本鬼子拚命，於我們的國家有什麼好處？

答：我們都拚出一死，去和他拚命，我們的國家就可以不亡，我們的民族就可以復興，我們的子孫就可以不給日本鬼子當牛馬，這就是死裏求生。

第四一問：我們要和敵人拚命，應該怎麼樣拚法？

答：我們要去當兵，到前綫上去殺日本鬼子。現在的頭年

，當兵的才是好漢！

第三問：政府抽壯丁去當兵，你們願意去嗎？

答：當然願意，當兵是光榮的，打日本鬼子，誰都願意去，死在前綫上也是痛快的。

第三問：你們知道現在我們中國有多少兵？

答：平時有二百多萬，現在更多了，頂少也有三四百萬。

第三問：這幾百萬兵都是什麼樣的人？

答：他們都是殺日本鬼子的好手，抗日救國的英雄。他們都是老百姓的恩人，值得我們尊敬。

第三問：你們知道同日本開戰以來，出了哪些民族英雄？

答：多的很！最偉大的就是我們的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他下了最大的決心，領導全國軍民起來抗日。

第三問：還有什麼人？

答：還有許多大將，都不怕危險，不辭辛苦，在最前綫指揮打仗，他們都是軍人的好榜樣。

第三問：還有什麼人？

答：還有很多在戰場上死了的官長和弟兄，都要算是民族英雄。

第六問：這些在戰場上死了的官長和弟兄都是為誰死的？

答：他們都是為國家死的，為我們老百姓死的。

第三問：還有許多受傷的官長和弟兄，他們又是為誰受傷的？

答：他們也都是為國家，為我們老百姓。

第四問：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報答他們呢？

答：我們應該尊敬他們，愛護他們，幫助他們。還要跟他們學，起來保護國家，保護同胞。

第四問：我們怎樣才能保護國家，保護同胞呢？

答：我們剛才說過，我們要去當兵，拿起槍砲，打日本鬼子。

第四問：除了當兵，我們還有別的方法打日本鬼子嗎？

答：有！我們可以組織自衛團，義勇軍，和鬼子打游擊戰，我們有的是槍，有的是人，有的是力氣，我們就能殺得日本鬼子叫「老爺饒命！」

第四問：你們知道游擊戰怎樣打嗎？

答：我們要好好的訓練，打仗的時候，行動要快，集合得快，散開得快，追擊得快，隱藏得快，讓我們打得着敵人，敵人打不着我們。敵人追擊，我們躲開，敵人停止，我們擾敵，敵人躲避，我們攻擊，敵人退走，我們追擊，游擊隊彼此要有聯絡，和正式軍隊也要有聯絡。

第四問：那麼萬一日本鬼子來了，你們是不是也到處逃難呢？

答：不！女人和小孩可以走到別的地方去。我們年青力壯的男子決不逃難。我們就拿起刀槍棍棒和鬼子作游擊戰。

第五問：刀槍棍棒打得過鬼子們的飛機，大砲，坦克車嗎？

答：打的過。山西，山東，河北，江蘇的游擊隊不是打的

日本鬼子沒有法子對付嗎？

第零問：女人和小孩子怎麼樣走到別的地方去呢？

答：萬一日本鬼子來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女人和小孩子送到比較平安一點的地方。女人們還可以作事情，或者在荒地上種地，或者到工廠裏作工，或者作別的事情，總不要你不顧我，我不顧你，你逃你的，我逃我的。

第一問：你們怎麼樣幫助軍隊呢？

答：我們要幫助弟兄們挖戰壕，堆沙袋，讓我們的弟兄躲避日本鬼子的砲火。

第二問：你們還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

答：我們還要替弟兄們搬運槍械子彈，搬運糧食，在火綫上把受傷的官長和弟兄抬回來，要在後方還要賣力氣修馬路，好運軍隊，槍彈，糧食到前方去打日本鬼子。

第三問：要是我們的軍隊沒有牲口和車子，你們願意借給他們用嗎？

答：我們很願意借給他們。不止借給他們，我們自己還願意替他們趕牲口，趕大車，推手車子，幫助他們運東西，還給他們引路，當嚮導。

第四問：要是我們的軍隊沒有糧食吃，沒有柴燒，你們應當怎

麼辦呢？

答：我們有米的出米，有麵的出麵，有柴的出柴，我們還願意替他們煮成飯，做成饅頭，送到前綫去。

第五問：要是我們的軍隊沒有房子住，你們又該怎麼辦呢？

答：我們願意騰出房子給他們住，讓他們好好的休息，第二天再去衝鋒殺敵人。

第六問：軍隊住在你們家裏，你們該怎麼樣招待他們呢？

答：我們給他們燒水煮飯，讓他們吃飽了好有力量再去打敵人。

第七問：你們應當怎麼樣對待傷兵呢？

答：我們要把他們送到後方，替他們治療傷口，好好的看護他們，安慰他們。

第八問：要是遇到對你們不好的兵，你們該怎麼辦呢？

答：我們用好言相勸，跟他們說：『好軍隊不擾民，抗日軍不欺負老百姓。』我們好好的待他，他也就會好好的待我們。

第九問：要是日本鬼子來了，你們也肯替他搬東西嗎？

答：不肯，他硬強迫我們搬運，我們給他丟在河裏，或者偷着給他放火燒了。

第十問：你們肯替日本兵當嚮導嗎？

答：不肯，他硬強迫我們當嚮導，我們就領他到死路去。

第十一問：你們肯替日本兵修築道路嗎？

答：不肯。誰替他修路，我們就聯合起來揍誰，修好的路也得偷着給他毀了。

第五問：你們肯替他挖戰壕嗎？

答：不肯，他要強迫我們替他挖戰壕，我們一齊起來，奪了他們的槍，把他們打死。

第六問：你們肯替日本人當偵探嗎？

答：不肯，他要強迫我們當偵探，我們報告他假消息，叫他上當。

第七問：你們知道什麼叫漢奸嗎？

答：甘心幫助日本鬼子做事的人就叫漢奸，他們替日本鬼子當偵探，當嚮導，報信。

第八問：你們怎麼樣除治漢奸呢？

答：我們知道誰是漢奸，就把他捉着，送給警察，軍隊，或游擊隊，要是沒有軍警，我們就自己把他打死。

第九問：你們怎麼知道誰是漢奸呢？

答：遇到形跡可疑的人，我們暗地裏留心他的行動，探聽他的話語，就可以知道他不是漢奸。

第十問：如果你們的親戚朋友，有想作漢奸的，你們怎麼辦呢？

答：我們勸他不作，告訴他作漢奸是自己害自己，對不起自己的祖宗，對不起自己的父母，對不起後代子孫，對不起親戚朋友。

第十一問：他要不聽勸告，你們怎麼辦呢？

答：我們也要把他捉拿起來，送給警察，或軍隊去懲治，因為一個人要作了漢奸，全國人民子孫萬代，就都受了他的害，我們決不能讓一個人害這麼許多人。

抗到底雜誌
能布其德而屯
其謀此少康所以
能祀夏配天也
李烈鈞

蔣委員長說：

雖餘一兵一卒，亦必抗戰到底！

從西戰場歸來

楊春生

(本文有許多珍貴材料，尙未至發表時機，故刪去。——編者)

一·出發動機

七月七日的蘆溝橋炮聲是第二個「九一八」的信號。敵人幻想襲佔領東北四省的故智，不費多少力量，再奪取我們的華北，好做牠進一步佔領全中國和進攻蘇聯的根據地。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女，黃帝の子孫，自然要武裝保衛華北，誓死不做日帝國主義的奴隸，對於敵人的瘋狂侵略行爲，實行武裝抗戰。誰都知道，保衛華北，必要牢守山西。晉省在軍事方面說，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且礦產豐富，實爲重工業的基礎。是以敵人自九月初起，就開始猛攻我們的山西。我方因種種關係，現退守韓信嶺陣線，準備反攻。顯然，兩三個月以來，我們在西戰場是失利了；敵人暫時算取得表面上的勝利，但是，報紙上登載

的作戰進展消息，只能代表軍事的一面，而不能包括戰事的全體。記者以西戰場的未來勝負，關係整個華北的抗戰前途，故十一月十二日隨軍委會第二部曹專員乘隴海車西上，十四日渡過黃河，觀察西戰場的表裏，把現實的情況，描摹出來，提供國人，意在使過去的慘痛失敗，變成將來的寶貴教訓；使湮沒着的勝利條件，明露出來，藉治療國人對西戰場的悲觀心理！

一一·從鄭州到陝縣

記者十一月十二日晚二十分從鄭州乘隴海車西上。

夜一時車抵洛陽。記者以該地爲軍事重鎮，且屬隴海路之一大站，不能不開窗向外探視一下。見羣軍旅客，多扶老攜幼，行色慌張。這是因爲十一日午前

洛陽曾遭敵機空襲的原故。車站周圍戒備森嚴，崗位之密，可用「五步一崗、十步一卒」一語來形容。

不一會兒，車徐徐移動，繼續西行。早六時抵陝州。

十三日午前十時，記者隻身由車站進城，正走在澗河橋上，忽由西南方傳來軋軋的飛機聲，回頭一看，見有三架向背後飛來，疑爲敵機，遂止住脚步，影在橋柱旁邊仰視，見翼下塗着青天白日的國徽，向東北飛去，這時記者砰砰的心，才平靜下來。但也爲橋下澗河兩岸洗衣的婦女見機不散開捏了一把汗。

十四日下午四時隨曹專員由陝州出發，奔會興鎮。該鎮西距陝州十八里。曹專員乘人力車前行，記者與其書記在後步行。六時半到會興鎮，時金烏西墜，夜色初上，趕緊渡河。會興鎮建築在山坡上，到南岸渡口處，尙有四里路程。這幾里的道路，全係山坡。

黃河爲我國三大河流之一，且在津浦線與敵隔河對峙的今日，它的地位，益

形重要。記者雖然身臨其境，對它自然生一種特別的感觸。

記者立在船裏，仰觀天空，西南角掛着一鈎明月，水一般的天色漏出幾顆稀疏的亮星；俯視河流，真是後浪逐前浪，嘩嘩地向前滾着，成一片黑漆漆的波浪。撐船的人，扯起帆來，岸上還有四五人拉繩前導，沿南岸逆水而上，到達相當地點，船駛過中流，靠北岸順流而下，約十五分鐘光景，已到北岸渡口處。記者下船，停住脚步，回顧南岸，河寬約半里許，以今日天候，並不怎樣難渡。黃河天險，俗稱如何難渡，記者至此，倒感到這話有幾分不可靠。正是黃河數千里，可渡之處甚多，切盼今日與敵隔河對峙的國軍，最好要迅速渡河北上，攻擊敵人，萬不要消極倚恃黃河，佈置很長的需要多數隊伍的防線，再吃敵人集中力量中央突破的苦頭。上山行路艱難，上須向前屈，足下特別用力，追到茅津渡，已經是萬家燈火了。

三·渡過黃河

由茅津渡到張店鎮，有五十華里，這段路程，全係上坡，且車道夾在兩旁陡壁之中，以其難走，素有茅草溝之稱。道上浮土，原有寸許，行車過去，必揚

此膝一屈不可復伸



高龍生作

起灰塵，有時對面來車，因錯車成了僵局，雙方爭持不下，都不肯退到寬處讓車。途中經記者排解者，有五六次之多。

記者抵運城時，正是太原陷落後前線轉入沉寂狀態的時候；但晉省難民，仍

然絡繹不絕於途，有的坐大車，滿載雜物家具；有的騎自行車，帶着零星物品，有的步行，背着行李。可是，他們或她們都有一個類似的形跡：憔悴的面龐，帶着塵垢；蓬散着的頭髮，附上飛塵；衣服穿得很骯髒的。就記者詢問所得，當日奔茅津渡的難民，其中有些是作第二次難民的河北人。他們當敵人攻打河北緊急的時候，順着正太路逃入山西省境，拋棄自己的田園，逃亡到異鄉，不幸現在又做第二次的逃亡者。記者此時忽生一種感想。人民不和作戰隊伍，共同保衛自己的家園，盡抗戰中國民一份子的責任，却只做消極的難民，逃入其他省境，在自己方面說，生活終久難以維持，在國家方面說，又成了一個絕大的問題。像這樣的逃亡，不僅是對我們自己堅壁清野，而且形成單純軍隊作戰的情勢。俗語說得好，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現在我們抗戰的勝敗，也何嘗不繫之於人民的身上呢！中華民族能否從持久的抗日戰爭中求得自己的獨立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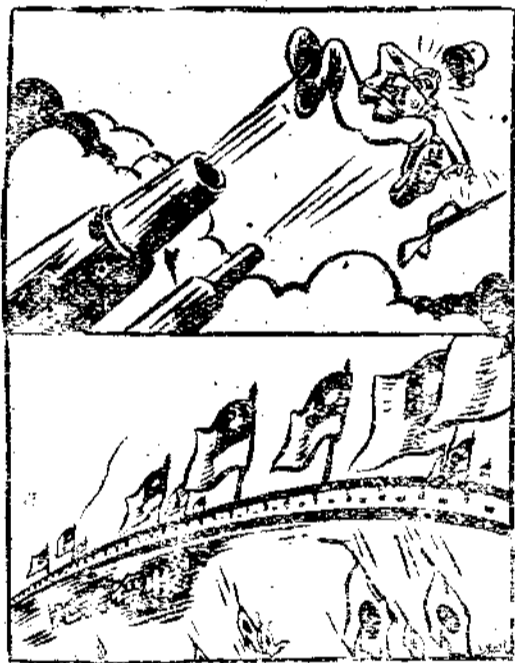
由和解放，完全在於能否動員全國民衆，和敵人作不斷的頑強的鬥爭。而西戰場造成今日人民逃亡的局勢，是要由素日不開放民衆運動的當局負責的。

四·運城一瞥

運城產鹽，特別出名，記者過去以爲是個縣政府的所在地，其實却不然，牠是屬安邑縣治，過去機關很多，現在都遷到安邑城內去了。警察局，是運城內最高的機關。該城離火線尙有三百餘里，敵機一架只到車站上空偵查一次，比較起來，要算是安全的地帶。但是，居民和避難者，自十一月八日太原淪陷後，都驚慌失措，避難者紛逃豫陝；至居民富有者，亦多奔向風陵渡口。手中沒有現款走不了的小資產者，也是一天驚慌慌東跑西跑地打聽戰事消息，萬一緊急時，也準備逃。只有每天不工作就沒有飯吃的那批人，才不打算逃，實則也無法逃。商店裏的布疋和貴重貨物，多運到潼關，

白晝開門，貨架子沒有什麼貨可買，這不過是敷衍開市罷了。軍隊近幾天，纔來到運城號房子，逃跑了的富戶的房屋，都貼上某軍某師的條子。所以，街頭戰士的形跡，也多起來。小飯舖的生意，還算不錯。運城羊肉湯出名，記者也

爆竹一聲除舊 桃符萬戶更新



張文元作

嘗試過。鼓樓一帶，每個飯舖門口都在火爐上煮着一鍋開得滾滾的熱湯，上面浮現着一層辣椒油。客人到舖裏要羊肉湯時，就把切現成的熟羊肉片，抓些放在碗裏，加上幾塊大葱，用羊肉湯一泡，這樣就算一碗運城著名的菜食。

午後山西綏靖公署英文秘書徐××和第×戰區執法官周××二君來訪，談及晉省軍隊作戰情形。據周某云，晉軍作戰失敗之原因，雖然很多，但最重要原因，還是官長怕犧牲。自營長以上官佐，都富了，自己顧慮太多，作起戰來，自然不會勇敢的。可是士兵都是好士兵，惜缺之好的長官作領導。

魏某走後，行政院平綏路難民救濟專員孫××和晉省委員李××兩氏來訪曹專員。孫君是位難民救濟專員，所以談話是不離本行，他認爲難民不應當任他做消極的不生產的難民，應當在後方分擔修路或担任其他有關生產和有益於抗戰的工作。若像現在這樣情形繼續下去，恐怕中國人一半都成了遊手好閒，只消費不生產的難民，這實在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五·從運城到前方

同蒲車軌距比較窄，路基上不放石子，就鋪上枕木，所以很不堅固，車走起

來也慢。各站站房，修得也不像其他國有鐵路的富麗堂皇，從各方面看，顯然這是一條新修的鐵路。

在臨汾換車，乘車前去。可是到前方去的車，不是載着隊伍的專車，就是輸運給養車。我們是擠在某師一輛兵車裏坐下。車九點才開出。這輛車上的玻璃，幾乎全部破碎了，坐在車裏跟在外邊差不多，所不同的，就是坐位是乾的和衣服淋不上雨雪。

這輛車中的兵士，看見我們不是本師的人，便同我談起話來。

士兵甲：「你們是那部份的？」

記者答：「我們是××路的。」

士兵甲：「你們是××路的！看你們這樣，也是剛從後方來罷？」

「是，我們是剛從後方來。」

士兵乙：「你在××路作什麼？」

「我在××路當秘書。你們從

那裏來的？」

士兵乙：「我們這些人，是傷好再到前方法的。」

「你們在那裏掛的彩？」

士兵乙：「在忻口！」

「你們掛彩時，忻口失了沒有？」

士兵乙：「我們掛彩時，忻口沒失，戰事正激烈。他媽的，鬼子就仗有飛機大炮和坦克車，他們的勇氣，照我們差遠了。他們不敢往前邊，都是在後方督隊的。前邊的是蒙古人和東北的偽軍。」

士兵丙插嘴道：

「若不是他的武器太兇，單憑小槍子，早就把鬼子趕出東三省去了。就這樣，我們還守住忻口，他用新式武器猛攻，也沒有攻下。」

士兵乙：「什麼呀，不用說光憑小槍子，鬼子不使飛機威脅，也就行了。」

士兵甲：「飛機！看對於誰。對第八路軍，他就沒有辦法，而且變成了輸送機呢！在大同和平型關

一帶，鬼子的飛機給被困住的

隊伍送餅乾罐頭。鬼子沒有想到，他的隊伍叫飛機丟給養的符號給八路軍得到了。鬼子飛機一來，八路軍就把那個符號舖在地上，飛機不但不投彈，而且還給往下扔餅乾罐頭吃！」

士兵乙：「不錯，我也聽說，人家八路軍有鬼子給送的餅乾吃！」

士兵甲：「八路軍裏識字的太多了。」

士兵乙：「什麼？大學生，中學生在那裏當士兵的多得很！」

士兵丙：「真的，人家八路軍真弄得好，方法也妙。在晉北作戰時，他們化裝百姓，混進百姓裏一樣給鬼子運軍火和給養，時機一到，就下手了，能拿的拿，不能拿的，就給他媽的一把火。」

士兵乙：「真的，鬼子自從八路軍化裝百姓給燒了給養和軍火後，對

民衆總動員



趙望雲作

望雲

風·雪·西戰場

李代

「石樓山」有一道很長的谷，險峻，崎嶇，名叫「迴龍谷」。谷兩岸，長滿了青松，白楊，褐色的樺；秋藤伸出鐵一般的粗莖，和苦蕒糾纏在谷底。谷裏是陰冷，黑黯；上面是鉛色的天。風捲着沉重的烏雲，掠過了這山頂。從十八（十一月十八日）那天夜裏起，已經飄起很小很小的雪花。

我和八個隊員，就住在這谷口的一個小村子裏；與其說「村」，倒不如說是「家」吧，因為這「村」只有一家，而且這「家」，只有兩個人：其一，是老年的母親；那一個便是這「老年母親」的很小的小孩。

隆冬的寒風吹滿了山谷，木葉嗖嗖下落，光景是那樣的淒清。於是，我們便成了這小小村莊的繁榮者。

每人都用「哥倫布」的態度，快活地佔領了這新發現的「殖民地」。那小女孩，嚇得幾乎要哭了，瞪着眼，躲在母親的身後。我們八人，因為凍得要死，而且從昨天起，就沒有吃「東西」，以為不論「什麼」都好吧，只要是「東西」，便立刻想抓過來，咽下去！當大家走近這鴿籠般的小屋時，便自動的解散隊形，一擁而入丁。

那年老的母親正洗盥。我忽然看見她抬起頭，驚得向後倒退，接着是面孔變了色。眼睛直瞪着我們，嘴却說不出話來。浸

在水裏的手也突然拔出；水，順着指尖一滴一滴的流到地下。

我馬上感覺到：我們的「魯莽」，已經擾亂了這「全村」了！我急忙用手一揮，命令「弟兄們」退出草屋，退出院落，退出大門，退到她們看不見的地方。然後，我獨自進去和「她」辦交涉。我溫和地，謙遜地，說明我們的來歷，任務，和目的。我每一句話用「媽媽」開頭，並且每一句話又用「媽媽」煞尾。總之，我叫了一大堆的「媽媽」吧，直到最後，才委屈婉轉的歸到了本題：

「媽媽……我們借你的屋子蹲到天晚……媽媽，我們是……你答應了吧，我的好媽媽？」

那「媽媽」果然明白，略為點一點頭，這「符號」我是懂得的，即：「可以」。我便擺一擺手，叫弟兄們進來。

時候正是十二點。風雪瀰漫了羣山，封鎖這柴門，——在無言中，她的「點頭」，我的「擺手」，簽訂了一個秘密地「隱約」。

我叫他們低着頭，一個挨着一個，走進這小屋；我叫他們將脚步抬高，落輕；我叫他們不要大聲說話；並且，我叫他們每人都做出一幅即使滿不高興也非笑不可的臉。唉，說一句總話吧：我如同深怕別人撞疼了自己身上的創傷似的，費盡了小心

和方法，才將我們的隔膜解除了。

這友誼進行的可非常快，雖然不過兩點鐘，我們簡直如同「一家」了；那證據，便是這「媽媽」慷慨地將她所有的「倉庫」，——一瓦罐棒子麵——為我們打了一大鍋「糊塗」。當我們八人，用手擎起那香噴噴的，烏黑的飯盃時，眼光四顧，歡喜的叫道：

「媽媽，你添了八個兒子了！」

這是怎樣一個苦悶的白晝呵，我們焦急地等候着黃昏。

戰鬥的嚴冬，將我們的血液壓軋起來，結成鮮紅的冰。我和「弟兄們」，脊梁對脊梁，肩膀靠肩膀，歪歪斜斜地堆在地上。上面是八個頭，下面是十六條腿，四週是黃金色的殺草，壁上掛滿了灰色的蜘蛛網。

門外飄着風和雪，夾着透明的白色的烟霧。

這小女孩，成了大家歡樂的中心。我們逗着她玩，給她講故事，說笑話，唱小曲。每人都抱着她坐在大腿上，搖晃着。

她長得其實難看，而且懶得要命，她那棕黃色的頭髮，彷彿沒有網紫的亂麻；污濁的鼻子，凍得開了裂紋的紫漲的臉。她的小手，簡直是烏鴉的一對腳！然而，她却有一個響亮的名字，「鷹兒」。

在這孤寂的深山中，十年來的戰鬥和流浪，「鷹兒」成了我們惟一的「安琪兒」了。她今年剛剛十歲，非常靈巧。她替我

們抱柴，生火，烤鞋。她那黧黑的腿，來往拐彎着。她，一個熱情的小姑娘，似乎因為來了這麼多的生客面非常快活。

夜色慢慢到來，——這是一個令人愁慘的陰冷的黃昏。雪，不會停着。我們點起一支很小的菜油燈。

我命令弟兄們作出發的準備，檢查槍枝，子彈，背包，水壺，和腳上的鞋。吃了一頓為我們預備好的戰飯。在臨別時，我們同時親熱地喊了一聲「媽媽，謝謝你老人家。」那「小妹妹」，站在門闌上，歪着頭，凝視着這荷槍實彈的英雄們走出了茅屋，她彷彿有點淒然了。

我們循着舊路，摸到谷口。這是一條通敵的大路。我們潛伏着，等候狙擊那來往的日本兵。

大約是深夜的三點鐘吧，我們已經和敵人打上了。敵人是三倍於我們的兵力，他們分乘了三輛裝甲汽車。我們趁他們不防，打死了那個最前列的駕駛員，於是，便阻止了他們的前進。他們像碎炸了似的跳下了車。我們乘機又打倒三四個人。敵人散開了，向我們包圍起來；我們頑抗着，槍聲響遍了山谷，迴聲也是那樣的清脆，把寂靜的夜衝碎了！在黑暗中，織成流星似的紅色的火網。

他們已被打死十幾個了，我們的陣線依然完整。但我立刻覺悟到應該改變策略；因為天已漸漸白了，倘使敵人發現我們的人數並不多，他是會用全力來撲滅我們的。所以，我們應該在黎明之前，退守一個新陣地。

我向弟兄們吹了一個暗號，揮令衝出重圍！我們留兩人作掩護，第一步先退到崗下。那掩護的「部隊」，對準敵人發出一陣急迫的槍聲，我們都從高崗上開始滾下。

「隊伍」已經湊齊了，檢查了人數，便向我們的來路退去。敵人却緊緊追隨。——這時天已大亮，四圍的羣山正埋在不透明的濃霧裏；這霧似乎是一種又厚又重的液體。我們只得固守在一個小山嘴上。這裏有一簇低矮的樹林，葉子都已落盡。我命令將「隊伍」散開，各自把守一方，預備與我們的陣地共存亡。我在打槍的間歇中，忽然看見那谷的彼岸，正是我們曾經住過的那小屋。看來離身邊至多不過半里路。

大約他們都已看見了，因為大家不約而同的說：「嗚！怎樣到了『家』了！保護我們的『媽媽』吧！她們一定受了驚了。」

敵人是一次一次的猛撲，都被我們打退了。我預料這樣的戰鬥支持到黃昏，敵人定會因為重大的犧牲而逃竄的，果然，黃昏到了，接着是暗夜；但出乎意料的。大約敵人已經增了援，因為我們全聽着那遠處有很噪雜的人聲，敵人的後方時時出現了燈火。

這樣，支持了一夜。

待到第二天的早晨時，我才發現這種抵抗是危險的，因為雖然佔着很險的山崖，敵人無法進攻——而且他們也沒有砲兵——但我早已看出敵人的陰謀，它是想封鎖得水洩不通，使我們

通通餓死。

從昨天夜裏起，已經是一天兩夜不曾吃東西和喝水了；在戰鬥中，跑路中，餓得格外快。怎麼辦呢？雖然弟兄們並沒有嚷肚子餓，可是我自己是覺得的。

這戰爭已經變成「持久」的了；不進，不退，但其實也進不成，退不能。四週是鐵一般的石壁，上面是鉛色的天，遠處山巔，疏朗朗地站着幾棵樹，但肚子裏是空虛，幌蕩，而發燒了。奇怪，雖然過去已經挨過幾百次的餓，但我覺得這一次實在有點特別，這「餓」的程度的增加，每分鐘都在加速率的進行。

我們的身體漸漸疲倦了。當槍聲稀少時，甚至於會打一會兒盹。熟悉了的身旁，近處和遠處，也仍然是聳立的山峯，峯頂上是積雪。右邊是探谷，茅屋，樹林，凍了的小河。我們伏在積得厚厚的枯葉上，伸着舌頭舐着小石塊上的雪。但同樣地，只恐是平面的東西，上面就立刻會露出大的糲糊的字：

「餓！」

槍聲漸漸地稀疏，潛伏着，我又打盹了。但忽然聽得我們的身後，彷彿有誰在走路。我急忙睜開眼，同時也驚叫道：「不好！有敵人……」但我的話並不會說完，因為吃驚而霎時壓回肚裏了。那走近我們身旁的，正是我曾經吻過的「小妹妹」！我急忙把手一按，讓她蹲下。她聽話，弓着脊梁，蹲在一棵樹後，露出頭，惶惶的四顧。她手提着一個破瓦罐，罐上放了

兩隻盃，還有一包什麼。我低聲問道：「你怎麼來了？——小妹妹。」

她回答得很簡單，而且聲音戰抖着：

「娘姆叫我送給你們的，——飯。」

我——不，我們。——如同受了雷電的一擊似的，神經一緊縮，但立刻眼淚也就緩緩流下我的雙頰來。他們每人都暫時沉默，大約因為感動而難過起來了。

啊！我們的「慈母」！我們的「小妹妹」！

我們是久已失去故鄉，失去爹娘，失去姊妹弟兄的孤兒。爲着這破碎的祖國，要流盡那最後的一滴血。在風雪中，戰場上，空山裏，這八個英雄的散開綫中，蹲着一個十歲的，英勇的小女孩！——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直到我死。

那是怎樣動人的一幅圖畫呵！污濁的，裂了紋的，紫漲的臉，短短的髮辮，輪着一對驚慌然而勇敢的黑眼珠，屈着一膝，跪倒在雪地上。

我們很快樂地吃完了這一頓飯，雖然我們每人僅僅分得半盃，而且也仍然是「糊塗」，冰冷的。然而，我們完全不餓了！不冷了！不疲乏了！我們重新生出勇氣，堅決，和無畏！因爲我們已經吃飽了另外一種「精神的糧食」！

我將盃筷放在已經空了的瓦罐上。猛然舉起右手，握緊拳頭，呼道：

「小妹妹萬歲！」

同時，便有八個張大的嘴，八種粗憨的聲音，八隻拳頭，十六隻瞪大的眼，都合在同一的動作裏：

「小妹妹萬歲!!!」

聲音是悲壯的，激憤的，震動了這山谷！——眼淚流下我們的雙頰來，我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感動和悲痛。

爲着祖國，爲着「慈母」，爲着愛我們的英勇的「小妹妹」我們都願意死!!!

因爲第十四支隊的抄襲敵人，才算解了我們的圍。

八天後，我們重新又繞迴這山谷；但是，這是怎樣可驚的一件事呵！茅屋和樹木都不見了，地上是一大片焦黑。我們八人，開始都爲這出乎意料的事發了一下怔。隨後，便疾忙分散，在山谷中，小河邊，樹林裏，到處尋覓。高喊：

「應兒！應兒！小妹妹！我們來了。」

但那裏有踪影呢？回答我們的是長谷中怒吼的風。雪一陣大似一陣，天已黃昏。我們八人，仍然徘徊在已經燒焦了的土地上，含淚地，悲凄地，發出愁苦的哀叫：

「應兒！應兒！小妹妹！我們來了。」

抗戰十日刊移漢出版 司徒德主編

通訊處：漢口三教街五號

第十二期執筆者：

馬任遠 林植夫 李榮光 萃 等 馮玉祥